

秦
通
金
銀

一
金
銀

讀通鑑論卷十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三國

國之亡有自以亡也至於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眾見之矣後起者因鑒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轍雖不復蹈要不足以自存漢亡於宦官外戚之交橫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黃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輔政皆鑒漢所自亡而懲之也然不再世而國又奪於權臣立國無深仁厚澤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孫昏暴撲火於原而燄發於炷竈雖厚戒之無救也

自其亡而言之漢之亡也中絕復興暴君相繼久而後失
之魏之亡也不五世無桀紂之主而速滅以國祚計之漢
爲永矣乃自順帝以後數十年間毒流天下賢士駢首以
就死窮民空國以胥溺盜賊接跡而蔓延魏之亡也禍不
加於士毒不流於民盜不騁於郊以民生計之魏之民爲
幸矣故嚴椒房之禁削埽除之權國卽亡而害及士民者
淺仁人之澤不易之良法也乃昏主則曰外戚宦官內侍
禁闥未嘗與民相接惡從而朘削之且其侈靡不節開行
小惠以下施於貧乏何至激而爲盜其剝民以致盜者士
大夫之貪暴爲之也夫惡知監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

純袴之子刑餘之人知諛而已知賄而已非諛弗官也非賄弗諛也非剝民之膚弗賄也則毒流四海填委溝壑而困窮之民無所控告猶栩栩然曰吾未嘗有損於民士大夫吮之以爲利而嫁禍於我以爲名相激相詆挾上以誅逐清流而天下箝口結舌視其敗而無敢言漢唐宋之浸敗而浸亡皆此繇也其能禁此矣則雖有奪攘之禍而民不被其災故司馬纂曹潛移於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於此失之於彼魏之立法無裨於敗亡也

魏從陳羣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於選舉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

名與於中正之品藻者鮮也非名譽弗聞也非華族弗與
延譽也故晉宋以後雖有英才勤勞於國而非華族之有
名譽者謂之寒人不得與於薦紳之選其於公天爵於天
下而獎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
泯矣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嘗不收人才之用則抑有道焉
人之皆可爲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爲善者習也習之
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曰限於所見則奪其
天明父兄熏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
知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非不
欲見與聞也投以所未見未聞則驚爲不可至而忽爲不

足容心也故曰習與性成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醲
賞重罰不能匡正矣是以古之爲法士之子恆爲士農之
子恆爲農非絕農人之子於天性之外也雖欲引之於善
而瞶霾久蔽不信上之有日且必以白晝秉燭爲取明之
具聖人亦無如此習焉何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不可使知矣欲滌除而拂拭之違人之習殆於拂人之
性而惡能哉則靳取之華胄之子清流之士以品隲而進
退之亦未甚爲過也父母者乾坤也卽以命人之性者也
師友交遊者臭味也卽以發人之情者也見聞行習者造
化也卽以移人之氣體者也知此則於是以求材焉有所

盜有所漏然而鮮矣唐之舉進士也不以一日之詩賦而
以名望之吹噓雖改九品中正之制猶其遺意焉宋以後
糊名易書以求之於聲寂影絕之內而此意殆絕然而學
校之造士也夙而倡優隸卒之子弟必禁錮之則固天之
所限而人莫能或亂者伊尹之耕傳說之築膠鬲之賈託
以隱耳豈草野倨侮市井錐刀之中德色父而詬誶母者
有令人哉

以先主紹漢而繫之正統者爲漢惜也存高帝誅暴秦光
武討逆莽之功德君臨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則惡
足以當此哉光武之始起也卽正討莽之義而誓死以挫

王邑王尋百萬之眾於昆陽及更始之必不可爲君而後自立正大而無慙於祖考也而先主異是其始起也依公孫瓚依陶謙以與人爭戰既不與於誅卓之謀抑未嘗念袁紹曹操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董承受衣帶之詔奉之起兵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已亦王漢中矣曹丕稱帝已亦帝矣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蓋亦利曹丕之弑而已可爲名矣費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矣是豈誓不與賊俱生而力爲高帝爭血食者哉承統以後爲人子孫則亡吾國者吾不共戴天之讎也以苻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於曹氏卽位三月急舉伐吳

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荊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
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讎不敵一將之私忿
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故爲漢而存先主
者史氏之厚也若先主則固不可以當此也羿篡四十載
而夏復興莽篡十五年而漢復續先主而能枕戈寢塊以
與曹丕爭生死統雖中絕其又何傷尸大號於一隅旣殂
而後諸葛有祁山之舉非先主之能急此也司馬溫公曰
不能紀其世數非也世數雖足以紀先主其能爲漢帝之
子孫乎

談君臣之交者競曰先主之於諸葛伐吳之舉諸葛公曰

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公之志能盡行於先主乎悲哉公之大節苦心不見諒於當時而徒以志決身殲遺恨終古宗澤咏杜甫之詩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公之心必欲存漢者也必欲滅曹者也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獨子敬知之耳孫權尙可相諒而先主之志異也夫先主亦始欲自彊終欲自王雄心不戢與關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先主不死吳禍不息祁山之軍不得而出也

迨猊亭敗矣先主殂矣國之精銳盡於夷陵老將如趙雲
與公志合者亡矣公收疲敝之餘民承愚暗之沖主以向
北方而事無可爲矣公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唯忘身
以遂志而成敗固不能自必也嚮令先主以篤信羽者信
公聽趙雲之言輟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
連吳好以問中原力尙全氣尙銳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
雄之血不洒於許維而徒流於猊亭乎公曰漢賊不兩立
悲哉其言之也若先主則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戚也強之
哭者不涕公其如先主何哉張良遇高帝而志仲宗澤遇
高宗而志沮公也子房也汝霖也懷深情而不易以告人

一也而成敗異公懷心而不能言誠千秋之遺憾與

楊禹之諫諸葛公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大哉言矣公謝之其沒也哀之而不能從亦必有故矣公之言曰甯靜可以致遠則非好爲煩苛以競長而自敝者也先主之初微矣雖有英雄之姿而無袁曹之權藉屢挫屢奔而客處於荊州望不隆而士之歸之也寡及其分荆據益曹氏之勢已盛曹操又能用人而盡其才人爭歸之蜀所得收羅以爲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躁雖若費禕蔣琬之譽動當時而能如鍾繇杜畿崔炎陳羣高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也軍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

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財不足而唯公足之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於纖微以爲訏謨大猷之累豈得已乎夫大有爲於天下者必下有人而上有君而公之託身先主也非信先主之可爲少康光武也恥與荀彧郭嘉見役於曹氏以先主方授衣帶之詔義所可從而依之也上非再造之君下無分猷之士孤行其志焉耳向令龐統法正不卽於湓亡徐庶崔州平未成乖散先主推心置腹使關羽之傲李嚴之驕無得閒焉領袖羣才各效其用公亦何用此營營爲也公之泣楊鬲也蓋自悼也

漢魏吳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蓋天下之稱兵者已盡而三國相爭之氣已衰也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不亦自知一篡漢而父子之鋒鋌盡矣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搖而退息乎巖險孫權觀望曹劉之勝敗既知其情之各自帝而息相吞之心交不足懼則亦何弗攤江東以自帝邪權所難者先主之掘其肘腋耳先主殂於永安權乃拒魏而自尊樂得鄧芝通好以安處於江東繇此觀之此三君者皆非有好戰樂殺之情而所求未得所處未安弗獲已而相爲扞格也曹氏之戰亟矣處中原而挾其主其敵多其安危之勢迫故孫氏之降知其非誠而受之敵

且盡勢且安甘苦自知而殺戮爲慘亦深念之矣孫氏則赤壁之外無大戰也先主則收蜀爭荆而姑且息也是以三君者猶可傳之後裔而不與公孫袁呂同殄其血允上天之大命集於有德雖無其德而抑無樂殺之心則亦予以安全天地之心以仁爲復豈不信哉丕之逆也權之狡也先主之懷也皆保固爾後而不降天罰以其知止而能息民也逆與狡違道甚矣而惟懷尤甚先主甫卽位而興伐吳之師毒民以逞傷天地之心故以漢之宗支而不敵篡逆之二國先主殂武侯秉政務農殖穀釋吳怨以息民然後天下粗安蜀漢之祚武侯延之也非先主之所克

勝也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彊吳介其閒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
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
立國之始宰相爲安危之大司而吳之舍張昭而用顧雛
雛者允爲天子之大臣者也屈於時而相偏安之國爾曹
氏始用崔炎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韓
進人心不固而國祚不長有自來也諸葛之相先主也淡
泊甯靜尙矣而與先主皆染申韓之習則且與曹氏德齊
而莫能相尙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顧雛者鮮矣寡言慎
動用人惟其能而無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於上而不銜

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罷邊將便宜之策以圖其遠大有曹
參之簡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靜正而不耀其廉求其
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唯李沆爲近之而雖以處兵爭之
世事雄猜之主雖爲愈矣故曰允爲天子之大臣也雖旣
秉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
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惜乎吳無漢之
正魏之彊而終於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餘矣
魏之亡自曹丕遺詔命司馬懿輔政始懿之初起爲文學
掾豈夙有奪魏之心哉魏無人延懿而授之耳懿之視操
弗能若也操之威力割二袁俘呂布下劉表北埽烏桓而